

小思題贈本

古劍



《香港的憂鬱》、《不遷》

小思我覺得很熟，滿親近，卻記不起我們有多少來往的印記。

小思的書，我不只上述兩本，記得買過《路上談》、《承教小記》、《不老的繆思——中國現當代散文理論》。

她給我的印象是謙卑低調，長年默默地從舊報紙刊物中鉤沉香港文學史料，最後成為著名的香港文學史料專家。《香港的憂鬱》、《不老的繆思》是她鉤沉史料的副產品。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說親近，或與我們都認識施蛰存老師有關。小思在搜集資料準備碩士論文時，正巧戴望舒太太到中大，尋訪戴望舒作品到內地出版，她們兩人相遇，有了施蛰存先生的地址。小思給施先生寫了封信，此後的通信多與買書和碩士論文有關。

「至於研究目的，我以為《活動》容易寫，《影響》則較難。總的態度，則應站在香港人的立場上作客觀敘述為穩重。」施先生以後又說：「對於你的論文，我建議你要注意一個問題，不要用此間的文藝批評尺度立論，那還是太「左」，……只要做到「客觀」、「持中」就可以了。」時維一九八〇年，說這些話還有點風險，所以小思在《記施蛰存先生對我的指導》一文中說，施先生的「無私的幫助」，「深深銘感」。這是很有情義的故事，她不說誰也不知道。

我知道小思為施先生辦了不少事，來往書信不少，她不想張揚，所以她只交出兩封信給我，讓我編到《施蛰存海外書簡》，我很感惋惜。

或許是土生土長，對香港有深情，所以她很早就沉湎於香港文學資料的建構，印象最深的是她的木色資料櫃。那時她還住在北角城市花園，有一年與陳文威上她家，入門所見就是那個櫃子，近一人高，像以前圖書館查書號的卡片櫃子，打開每一抽屜，插滿整整齊齊的卡片。憑一人之力，我有些驚異。文革之初我被趕去圖書館，編過圖書卡片，其中的沉悶、繁瑣、乏味，我是有體會的，小思之自討苦吃，我從心

裡佩服，也為其誠所感動。

我記得她當時的一句話：「看微型菲林眼都看壞了。」

我想她這辛勞成果已移交給中大香港文學資料中心，造福後學了吧。

還有一件事，我想也是她導以先路的。她調查了文學家在香港留下的足跡，編成路線，上課時帶學生去作感性教學的「香港文學散步」。無心於香港文學資源的人是做不來的。

她教學之餘也寫散文，其散文平和清簡，生活的感受聚於筆底，溫馨的情懷溢於字裡行間。若像台灣那樣選香港十大散文家，她的作品雖不算豐盛，但我會讓她入選。

據說，牛津出版的香港散文作家的集子，唯她與董橋的賺錢。看來喜愛她的散文的青年還不少。

（《作家題贈書記事》之十六）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